



罗马数字杀人案

SWORN TO SILENCE

[美] 琳达·卡斯蒂罗 著

贾志敏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罗马数字杀人案

SWORN TO SILENCE

[美] 琳达·卡斯蒂罗 著

贾志敏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2-2014-124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马数字杀人案 / (美) 卡斯蒂罗著 ; 贾志敏译.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201-08702-3

I. ①罗… II. ①卡… ②贾… III. ①推理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3509号

Sworn to Silence by Linda Castillo
Copyright © 2009 by Linda Castill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Liaoning WanRong Book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 Martin's Press,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沛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 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880 × 1230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字数：300千字

定价：2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联系021-64386496调换

恶魔确实会出现，
你一提到他的名字，他总会在你身边。

——马修·普赖尔《汉斯·卡文尔》

这是一部小说。本小说中的所有人物、机构和事件均出于作者的想象或虚构。

在长达三个月的艰难写作工程中，我有幸获得了多方面的有力支持。谨以此书献给我的丈夫欧内斯特，我生命中真正的英雄。还要献给杰克和黛比，感谢他们在阿米什乡村的奇妙之旅给我提供素材。我爱你们。

序曲

她六岁时就不相信这个世界有恶魔，那时妈妈总在夜里检查衣柜和她的床底。但是当二十一岁的她被捆绑着蹂躏、赤裸地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时，她知道了这个世界真的有恶魔。

她被罩在黑暗中听着自己急骤的心跳，不住地颤抖，牙齿格格作响。哪怕一丁点轻微的声音都会让她全身紧张，生怕那个恶魔又返回来。

一开始她还幻想着逃跑，或者说服对方把她放了。但是现在，她认清了现实，那样美好的结局不可能出现。他们之间不会有协商，也不会有警察来救她，更不会有千钧一刻的救命稻草。

毋庸置疑，这个魔鬼会杀了她，只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这个等待的过程和死亡一样可怕。

她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也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待了多久。她已经完全没有了时空的概念。

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四周充满腐肉的味道，还有每一个微弱的声音都会传来回声，似乎是在一个洞穴里。

拼命的叫喊让她的声音沙哑，挣扎数次后，她已精疲力竭。他的折磨让她心寒到丧失斗志，她心底竟有些渴望这场生命之战赶紧终结。但是亲爱的上帝，她多想活着……

“妈妈……”她喃喃自语着。

她从来没有想过她会死。她有太多的梦想。她对自己的未来有无数憧憬，她坚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加美好。然而，躺在自己冰冷的尿液里，她知道自己没有明天了，她接受了这个事实。希望已经失去，明天更将缥缈，伴随她的只有濒临死亡时的幽幽恐惧和椎心痛苦。

她侧着身子，双膝抵着胸口。手腕被绳子绑在背后，一开始她感觉

非常痛苦，但是几个小时后这种痛已经慢慢隐去。她努力不去想她对自己做过的事，强暴这种凌辱比起她遭受的其他折磨，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了。

她仍旧可以听到噼啪的电流声响——在电流穿透她身体时，强烈的绞痛震击着头骨里的脑细胞。她仍旧能听到自己尖叫时那声嘶力竭的回声，充盈着肾上腺素的血液疯狂地在血管里奔流，狂乱的心跳失去了控制。

雪亮的刀光，锋利的金属切面滑过皮肤……

他雕琢的时候极度的专注，仿佛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工匠。

她能感觉他的呼吸就抵着她的皮肤，湿热而又令人寒毛林立。

她尖叫时，他就用电棒回敬，使劲挣扎时又是一次电击。最后，她终于安静地躺在那儿，默默地忍受着折磨，她接受了这种痛苦。

有那么几分钟，思绪已经飘到了佛罗里达州的海滩，那个地方她两年前和父母一起去过。滚烫的白色沙子在她脚下拂起。微风如此温润，恰如上帝在她的灵魂上呼吸。

“救我，妈妈。”

靴子踩在地上的声音把她从幻想中拉回来。她抬起头，拼命环顾四周，试图透过眼罩看到周围的情况，但这一切都是徒劳。她可以听到自己的呼吸从齿缝间拔刃而出，就像野兽对自己的猎物寻追不舍。

她恨他，恨他这个人，恨他对自己的所为。如果她可以松绑逃走的话……

“离我远点，你这个混蛋！”她扯着嘶哑的嗓子叫喊着，“走开！”

但是她知道，他不会走开。

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滑过她的臀部。她扭着身体，双脚拼命甩动着。

当折磨者发出哼哼声时，她竟有一种奇妙的满足感。然后，电流如闪电袭来。疼痛游蛇般侵袭着她的身体，她感觉自己就像一根刚刚崩裂的牛皮鞭。

刹那间这个世界安静地阴沉下来。朦胧中她感到有一双手碰着自己的脚，钢铁碰到水泥地发出的丁当声从远处传来。寒意袭入体内，她不由自主地全身颤抖着。

她意识到袭击者用一条锁链锁住了她的脚踝，一种新的恐惧抽打在她的全身——紧绷的冰冷锁链嵌入她的皮肤。她试图踢开锁链解放自己的双腿，做最后一次拼死的抵抗。

然而，已经太迟了。

她尖叫着直到喘不过气来。她搅拌着，扭动着，试图翻腾着，但这一切都徒劳无功。身上的钢铁碰在一起嘎吱作响，链条缓慢地把她的双脚从地板上抬起。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她哭喊着，“为什么？”

锁链刺耳地响着，把她的双脚拉起来，她的脚越来越高，直到她被倒挂起来。身体里所有的血液好像全部喷涌到了头顶。血液击打着她的脸，每一根血管都在悸动。她想要撑起自己的身体，但是地心引力硬生生地把她拖下来。

“救命！有人吗？”

那只戴着手套的手抓住了她的头发，莫名的恐慌紧攥着她。当恶魔把她的头拉回来时，尖叫声从肺里喷涌而出——剃刀划破表皮时的骤热刺痛了她的喉咙。

她好像听到了远处有水流倾泻而下的声音，就像淋浴的水花溅落在瓷砖墙面的回声。她凝视着眼罩中的黑暗，听着自己的生命之源渐渐枯竭。这样的事情不可以发生。不可以发生在她身上。不可以发生在佩特米尔镇。

好像有人摁下开关一样，她的大脑开始模糊，脸变得滚烫，但她的身体却是冷的，恐惧慢慢隐退成闷钝而持久的嗡鸣。疼痛开始消失，肌肉变得松弛，四肢开始刺痛。

不管怎样他是不会伤害我的，她想。

她逃到了白色的海滩上，颀长的橡树如同优雅的舞者随风摇摆。水是蓝色的，她见过的最蓝的颜色，浩瀚无边。

第一章

丰田酷路泽汽车顶上闪烁的警灯在冬天枯萎的树枝上投射着红蓝色的光。T.J.班克斯把车停在路肩，打开照明灯，让光线照亮沿路的田野。地里的玉米秆在寒冷中簌簌发抖。二十码开外的地方，六头新泽西奶牛在沟渠里嚼着食物。

“愚蠢的奶牛。”他喃喃自语道。除了鸡，它们一定是世界上最笨的动物了。

他敲打着无线电，“调度台，我是47。”

“怎么了？班克斯？”莫娜问道，她是夜间调度员。

“我在10-54。斯图茨该死的奶牛又跑出去了。”

“这星期已经是第二次了。”

“而且总是在我轮班的时候。”

“那你准备怎么办？他那边没有电话。”

瞥了一眼仪表盘上的钟，现在已经将近凌晨两点了，“嗯，我可不想在这么冷的天出去围捕那些愚蠢的畜生。”

“也许你应该开枪吓唬一下它们。”

“不要挑唆我。”他环顾四周，轻叹一声。这些畜生这个时间点还在路上晃悠，早晚会出事。如果有人从拐弯处飞快冲过来，后果一定不堪设想。一旦发生事故，他还得做事故报告的文书工作。一想到这里，他摇摇头，“我会安几根信号火炬，然后把那个阿米什人拖下床。”

“如果你需要支持，告诉我一声。”她窃笑着说。

他把外套的拉锁一直拉到下巴，从座椅旁边的滑座取下手电筒，从巡逻车上跳下来。天气很冷，他甚至能感觉到鼻毛都冻僵了。在他走向沟渠时，靴子踩在雪里嘎吱作响。他可以看到自己的呼吸。他很讨厌值

夜班，就像他很讨厌冬天一样。

他用手电筒照亮着沿路的围栏。二十英尺开外的地方，两排带刺铁丝网在粗糙的洋槐木柱子上确实有点松脱。从蹄印的痕迹看出有几头奶牛已经发现了开口，莽撞地跳到路肩，去啃那些不允许吃的牧草。

“愚蠢的奶牛。”

班克斯返回车上打开后备箱，他掏出两根信号火炬，插在路中央警示交通。忽然他看到马路对面的雪中有什么东西。他好奇地走了过去。一只女人的鞋子孤零零地躺在路肩。从它的位置以及并没有被雪覆盖掉的情况来看，应该是不久前落下的。可能是某个年轻女孩的吧。这条荒芜的路段可是吸毒和做爱的绝佳地点。有些人跟奶牛一样愚不可及。

班克斯皱着眉头，用脚摆弄着这只鞋。就在这时他注意到了拖拉的痕迹，好像有什么重物在雪中被拖过一样。他用手电筒照着这些痕迹一直到围栏，然后伸向远处的地里。当他看到血迹时，脖子上的寒毛一阵刺痛。有好多血。

“究竟是什么？”

他追着这些痕迹到了沟渠。黄色的枯草从雪中冒了出来。他翻过围栏，发现对面的血迹更多。在纯白的雪地里那些血迹显得刺眼而幽暗，足以让人心惊肉跳。

这条小路把他带到了玉米田边缘一排枝丫干枯的苹果树丛。他可以听到自己沉重的呼吸。枯萎的玉米梗在窃窃私语。班克斯的一只手放在左轮手枪上，360度旋转着扫瞄四周。就在这时他看到了雪中的东西。

一开始，他以为是一只被射中的动物，挣扎着到了这里然后死去。但是在他慢慢走近时，手电筒照到了别的东西。是浓密的金色头发，还有一只赤裸的脚从雪中伸出来。肾上腺素剧烈地踢打着他的内脏。

“操他妈的！”

一时之间，他整个人凝固了一般。他不由自主地盯着那暗色的血泊和毫无颜色的肉体。班克斯蹲在这个身体旁，摇晃着自己混沌的思绪。起先他以为她可能还活着。他在雪中拨弄着，一只手放在她赤裸的肩膀上。她的皮肤冰冷，但他还是把她翻转过来。他看到了更多的血和苍白的肉体，一双凝固的眼睛似乎正直直盯着他。

他颤抖地转了回来，颤颤巍巍地抓起衣领的扩音器，“调度台，我是47。”

“班克斯怎么了？奶牛追你追到树上了？”

“我在斯图茨的农场这边发现了一具该死的尸体。”

“什么？”

在佩特米尔镇他们使用十个编码的系统，但是他这辈子都记不住尸体的代码。他从来没有用过。

“我是说我发现了一具尸体。”

“第一次听你说这种事。”但接下来却是一阵惊恐的沉默，而后她明白了现在的情形，“你的20在哪里？”

“狗腿路，就在廊桥的南面。”

一阵沉默。

“会是谁呢？”

在佩特米尔镇，大家都彼此认识，但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人，“我不认识。一个女人。全身裸体，比猫王死得还要可怕。”

“是被撞到还是什么？”

“不是事故。”班克斯的手摸着点三八手枪的一端，在树丛中扫描着阴影。他听到了自己怦怦的心跳，“你最好打电话给局长，莫娜。我想我们遇到谋杀案了。”

第二章

我梦到了死。

我像往常一样待在这座老式农房的厨房里。鲜血幽幽地冒了出来，鲜红的颜色浸染着硬木地板。发酵面包的芳香夹杂着刚刚割下的青草味道，掺杂其中的还有我自己的恐惧、刺鼻的恶臭和我心里无法调和的矛盾。水池上方的窗帘在清风中飘拂。我看到了黄色布料上面的斑斑血迹，还有更多的血迹溅落在墙上和我的手上。我感到很恶心。

我蜷缩在一角，声嘶力竭地拼命叫喊着，几乎要窒息，我认不出这是我自己的声音。房间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周围一片黑暗，我的心也被黑暗笼罩。十四岁的我意识到了魔鬼的存在，在我原以为备受呵护、没有危险的世界里，真的有恶魔存在。

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噩梦好像夜里的动物溜回了自己的洞穴。我转了个身，抓起放在床头柜上面的电话贴在耳边。

“喂。”我发出的声音好像青蛙的呱呱声。

“局长。我是莫娜。很抱歉叫醒你，但我觉得你最好还是来一趟。”

莫娜是我的夜间调度员。她不是一个歇斯底里的人，但她语气中的焦虑引起了我全部的注意，“出什么事了？”

“班克斯在斯图茨的农场附近。他在围圈奶牛时发现了一具尸体。”

我的睡意刹那间消失殆尽。我坐起来，捋了捋脸庞垂下的头发，“什么？”

“他发现了一具尸体。他的声音听起来抖得厉害。”

从她的声音可以听出不只是班克斯在发抖。我双腿搭在床边，找着睡袍。瞥了一眼闹钟，时间是凌晨2：30。

“是意外吗？”

“就是一具尸体。裸体。女性。”

我突然意识到我需要的不是睡袍，而是衣服。我打开灯，亮光刺着我的眼睛，但我已经彻底清醒了。我继续琢磨着我下属的话，“发现一具尸体”。我问她具体的位置，她告诉了我。

“打电话给科布伦茨医生。”我说。科布伦茨医生是俄亥俄州佩特米尔小镇六名医生中的一个，也是霍尔姆县的代理验尸官。

我打开衣柜取出胸罩、袜子和长内衣裤，“告诉班克斯，不要接触任何东西，也不要移动尸体。我十分钟后到。”

斯图茨的农场占地八十英亩，一边临着狗腿路，另一边位于佩特河北边的岔流。莫娜告诉我的地点离那座古老的廊桥有半英里的距离。那座廊桥在一条废弃的路段上，这是一条在县边界就闭塞不通的死路。

我把车停在班克斯的车后面，这时特别想要喝杯咖啡。我的前灯正好照射出他在驾驶座上的侧影。看到他插着信号火炬，我感到非常满意。我抓起镁光手电，从福特探索者上下来。冰冷的空气让我吃了一惊。我紧紧地蜷缩在皮衣里，暗自后悔没有戴帽子。在我走到跟前时班克斯看起来在发抖。

“发现什么了？”

“一具尸体。女性。”他尽力保持自己警察的风范，但他朝田野那边指时手却在颤抖。我知道这不是因为天冷的缘故。

“就在三十英尺外，那些树旁边。”

“你确定她已经死了吗？”

班克斯的喉结抖动了两次，“她的身体是冷的。没有脉搏。那个地方他妈的全是血。”

“我们去看看。”我们向树丛的方向走去，“你接触过什么东西吗？破坏现场了吗？”

他轻轻地低下头，我知道他一定是接触过了。

“我想她可能……活着，所以我把她转了过来，想检查一下。”

这样做不对，但我没有说什么。班克斯具备好警察的素质。他对工作勤奋又认真，但这是他在执法部门的第一份工作。他成为我的警员只有六

个月的时间，他还是个新手。我敢说这是他接触到的第一具尸体。

我们踩在及踝的深雪中。我看到这具尸体时，感到一阵恐惧。我希望看到阳光，但还有好几个小时才会天亮。每年的这个时候夜都是很漫长的。受害者全身赤裸，少女模样，大概二十出头，深色的金发。在她头部两英尺的直径范围内全是血。她曾经很漂亮，但是死去之后的脸让人毛骨悚然。我可以判断她一开始可能是躺着的，全身开始出现铁青，所以脸的一边已经开始发紫。她的眼睛半睁半闭，好像上了釉一般。她的舌头在浮肿的双唇中间开始肿胀，舌头上可以看到冰晶。

我蹲坐在这具身体旁，“看来她躺在这里已经有几个小时了。”

“开始有尸斑了。”班克斯注意到。

虽然我曾经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做了六年的巡逻警察，两年的杀人案调查员，但我还是感到无所适从。哥伦布不是世界上谋杀案最多的地方，但是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阴暗面。工作时我也目睹过死亡，但是这桩明目张胆而且极其残忍的谋杀还是让我极为震惊。我以为残忍的谋杀案不会发生在像佩特米尔这样的小镇上。

但是我知道的确发生了。

我提醒自己这是一个谋杀案现场。我站起身，用手电筒四处照着。这里除了我们的脚印外别无他物。我隐约意识到我们可能已经破坏了一些证据。

“呼叫格洛克，叫他来这里。”

“他在度……”

我的表情让他的话戛然而止。

佩特米尔镇警察分局的成员包括我、三名全职警员、两名调度员和一名辅助警员。鲁伯特·格洛克·马多克斯当过海军，是最有经验的警员。不管他是不是在度假，我现在需要他。

“告诉他带上犯罪现场警示带。”我考虑到我们还需要些别的东西，“叫一辆救护车来，紧急通知米勒斯堡的医院，通知他们我们要把一具尸体运至太平间。噢，告诉鲁伯特带上咖啡。多带点。”我低头看着这具尸体，“我们要在这儿待一阵子。”

路德维格·科布伦茨医生身材滚圆，大脑袋已经开始秃顶，肚子型

号跟大众汽车一样。他从凯迪拉克凯雷德上下来，我在路肩与他碰面。

“我听说你的人近距离接触了一具尸体。”他神情严肃地说。

他穿着卡其布裤子，皮衣下面是一件红色的格子睡衣。我看着他从客座上拎起一只黑色的包。他像捧着午餐盒一样捧着那只包，转过身对着我。他的表情告诉我他已经准备就绪了。

我带他走进沟渠。这里离尸体不远，但我们翻过围栏时他的呼吸已经有点吃力。

“一具尸体怎么能一路到这里呢？”他噤着。

“有人把她扔在这里，或者在死之前她把自己拖到这里。”

他看了我一眼，我没有再做详述。我不想引导他有这样的假设。第一印象对警察作业非常关键。

我们扎好犯罪现场警示带。格洛克在万圣节的草纸一样的树丛里穿梭。班克斯把交流电工作灯挂在尸体上方的一根树枝上。光线不够亮，但起码比手电筒强，况且还可以解放我们的手。我真希望有一台发电机。

“现场保护起来了。”格洛克走过来，手里捧着两杯咖啡，把其中一杯递给我，“看来你需要这个。”

接过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杯，我撕开封口小啜一口，“天哪，不错。”

他凝视着这具尸体，“你认为是有人把她扔到这儿的？”

“看上去像是这样。”

班克斯加入进来，他的视线定格在这个死去的女人身上。

“呀，局长。我不想看到她被摆成这个样子。”

我也不想。从我们站的位置可以看到她的乳房和阴毛。我对这种场景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但我现在无计可施，在我们侦查现场的过程中，我们既不能移动她，也不能把她盖起来。

“你们两个有谁认识她？”我问。

两个男人都摇摇头。

我喝着咖啡研究着目前的情况，试图进行案情重组。

“格洛克，你还有宝利来相机吗？”

“在我的箱子里。”

“拍些尸体和现场的照片。”我想到雪已经被踩踏过，暗自责怪自己破坏了现场。靴子踩过的痕迹本来可以提供不少线索。

“这些拖痕也要拍几张。”我对这两个男人说，“在犯罪现场带架一个拦网，从树丛那边开始检查一遍。把发现的所有东西统统装起来，不管重不重要。所有的东西拍照之后才能接触，看看能不能找到靴子留下的痕迹。睁大眼睛仔细找，不要放过任何衣物或钱包之类的。”

“遵命，局长。”格洛克和班克斯朝着树丛走去。

我转向科布伦茨医生，他正站在尸体旁。

“知道她是谁吗？”我问道。

“我认不出。”医生脱下两指手套，肥胖的手指伸进橡胶手套。

他咕哝着蹲下身子。

“知道她死了多久了吗？”

“很难说，天气太冷了。”他抬起她的胳膊。她的手腕上有一些红色的凹口。周围的皮肉一片浮肿，渗出斑驳的血迹，“她的手是被绑着的。”他说。

我看着这伤痕斑驳的皮肉。她一定拼命挣扎想要逃脱。

“用金属丝绑的吗？”

“我想是这样。”

她的指甲涂了颜色，说明她不是阿米什人^①。我注意到她右手两个指甲盖下的嫩肉也裂开了。她曾经奋力反抗过。我知道应该刮一些指甲碎屑。

“尸体已经开始僵硬。”医生说，“她至少死了八个小时。从黏膜的结晶情况来看，大概死亡将近十个小时。我要把她送到医院才能得到核心体温。体温每半小时降低一度，所以核心温度的降低会减少总需氧量。”他把她的手放下来。

他的指甲在她紫色的脸颊上盘旋，“脸部呈青黑色。”他抬头看着我，眼镜上已经覆了一层朦胧的雾气。他的眼睛在厚厚的镜片后显得很大，“有人移动过她吗？”他问道。

我点点头，但我没有说是谁。

“死因是什么？”

医生从内口袋掏出一只笔形电筒，翻起一只眼睑，照射着她的眼

① 阿米什人（Amish）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群基督新教再洗礼派门诺会信徒，以拒绝汽车及电力等现代设施，过着简朴的生活而闻名。阿米什人是德裔瑞士人移民的后裔，承袭了传统而拥有紧密的宗教组织。大多数阿米什人在家说一种独特的高地德语方言，又称为宾夕法尼亚德语。

睛，“没有淤斑性出血。”

“那就是说她不是窒息而死的。”

“正确。”他把手轻放在她的下巴底下，然后把她的头移到左侧。她的双唇是分开的，我注意到她的两颗上牙齿已经破到了牙龈。他把她的头转到右侧，喉咙处的伤口裂开，张开的口子好像染血的嘴巴。

“喉咙被割断了。”医生说。

“能判断出是哪种凶器造成的伤口吗？”

“应该是利器，不是锯齿状的。没有明显的撕裂迹象，也不是砍伤，砍伤的话伤口更长，边缘会更浅一些。”他轻轻地把她的身体翻到一侧。

我扫视着这具尸体。她的左肩上有鲜红色的擦伤痕迹，也可能是烧伤的。她的臀部左侧也有同样的伤痕。双膝及双脚上侧也有摩擦的痕迹。脚踝上的皮肤呈紫色，好像熟透的茄子。脚踝的皮肉没有像手腕那样摊开，但是她的双脚一定是被绑着的。

我发现她的腹部血迹更多，这时我的心一下子悬到了嗓子眼。这些血就在她的肚脐上方，颜色很深，模糊不清。这是我从未见过的场景，这种场景在我的噩梦里出现过很多次。

“那是什么？”

“天！”医生的声音在颤抖，“好像有东西刻在她的身体上。”

“看不出是什么。”但就在那一刻我确定我们两个都看出来了，只是我们都不愿说出口。

医生斜靠得更近，他的脸与伤口的距离不到一英尺，“看上去有两个X，三个I。”

“或者是罗马数字23（XXIII）。”我说。

他看着我，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和我同样的恐惧和疑惑。

“我已经十六年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了。”他轻声说道。

注视着这个年轻女子身体上鲜血淋漓的刻字，我竟然反感得打了个寒战。

片刻之后，科布伦茨医生斜着的身子重新站直。他摇着头移向她臀部的伤痕、破裂的指甲和牙齿。

“这个人一定折磨了她很久。”

愤怒、畏惧——这些我不愿承认的感觉涤荡着我的身体，“她被性

侵犯过吗？”科布伦茨医生问。

他在用笔形电筒照射她的耻骨，我的心咚咚直跳。我看到了她大腿内侧的鲜血，内心一阵抽搐。

“看上去是这样。”他摇着头，“把她移到太平间后我会做进一步的检查。希望那个狗娘养的留下了DNA样本。”

纠结的心告诉我，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低下头看着这具尸体，心想是什么样的恶魔才会对这样一个还有大把美妙韶光的年轻女孩下此毒手。有多少人会因为她的离去而心碎。舌尖的咖啡感觉有点苦涩。我不再感到寒冷了。面对眼前如此的兽行，我感到极度的愤怒。或许还会更糟，我担心。

“你可以帮我把她的手装起来吗？医生。”

“当然。”

“你多久可以完成验尸？”

科布伦茨用手撑着膝盖把自己拉起来，“我要推掉一些预约，争取今天完成。”

我们伫立在寒风中，努力不去想这个女子生前所受的折磨，但我们又忍不住去想。

“他是在别的地方把她杀死的。”我注视着这些拖拉的痕迹，“这里没有争斗的痕迹。如果他在这里切断她的喉咙，这里的血应该会更好。”

医生点点头，“心脏停止时出血停止。在他把她扔到这里时恐怕她已经死了。这里的血更可能是脖颈伤口残余的血。”

我想到了那些曾经爱她的人，父母、丈夫、孩子。我悲恸难抑，“这不是一时失控的犯罪。”

“凶手是蓄谋已久的。”医生的目光与我相遇，“是精心策划的。”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我读懂了他的目光。我明白，因为我和他想的是一样的。

“和之前一样。”医生说道。